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一



蓝翎集

LANLING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卷一



蓝翎集

· LANLING JI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1卷. 蓝翎集 / 刘成信
主编; 蓝翎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534-1140-8

I. ①中… II. ①刘… ②蓝…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8517号

蓝翎集

出 版 人 孙建军

作 者 蓝 翎

主 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 本 650mm×950mm 1/16

字 数 75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1140-8

定 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目录

“争鸣”与著作	1
“高低贵贱”论	3
渐入净化境	5
论吹牛	8
了了录(一)	14
了了录(二)	17
读余遐思	24
从神案前站起来	29
谈历史上的冤案	35
“一言堂”追根	41
诗人也曾尿过炕	44
“他曰相呼”	47
“排外”外论	49
拉祖配	53
残梦补记	57
“会海”余沫	62



西太后吃糖葫芦	69
编辑异话	72
朝话夕改	75
学林偶思录	78
人名历险记	85
“打光棍”与“耍光棍”	90
何物“王子”?	94
直呼姓名好	99
小丑挑大梁	103
会外路议	106
呼唤一种书	111
“老爷”说的……	114
“打啥有啥”	117
毒草开奇花	120
悲剧“天问”	124
观庙	130
无题杂文(一)	133
靠啥吃啥	145
通病与通感	149

旅途随感	152
无题杂文(二)	156
文态三种	159
谁养活谁?	162

“争鸣”与著作

“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学术界人人欢迎的。作为一个想听“鸣”者，我却也有一点小小的呼声。

在我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确是百家在“争鸣”。各家自由地著书立说，毫无顾虑和限制。虽然当时纸还没有发明，大量的铅字也没铸好，既没有刊物和出版社，也没有按某某氏分类法藏书的图书馆，更没有录音机把各家的“鸣”声录下来。但是，各家的“鸣”声毕竟是传下来了，不外是自己用拙笨的法子把著作用刀刻，或者用漆写在竹板上，或者是由老师口授弟子，弟子再传弟子，使几千年后的我们，还能够凭记录想到当时的热闹情况。

现在，刊物、出版社、图书馆都有了，本来是应该更有利于传播和保留各家的“鸣”声的。但是，几年来，文化界不知怎么一来，有了那么一条清规戒律，有人一被批评（有时这批评还不一定对，甚至根本错误），刊物就不愿再登被批评者的稿子，出版社不愿再出他的著作，书店也不愿再卖他的书了。有的图书馆则干脆抽去登记卡片，列入禁书。结果呢？被批评者沉默不言了，别人再也不提不理



他了，一切都似乎盖棺论定。读者再想看被批评的著作，只能自恨无缘。

而且这实在也欠公平。譬如摔跤吧，三次才可决胜负，如果只看一方败了一次，或稍一失脚，就被当作败者赶出场，观众是不会心服的。何况，学术争论又不同于摔跤，只看谁一被批评，就被当作败者逐出场外，永不准再来，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又怎么可能继续“争鸣”呢？如果这风气继续存在下去，“百家争鸣”前途是略可想见的，也许一开始是百家一哄而起，还没等到“争鸣”，就会先被这种清规戒律打得剩下九十九家、八十八家、七十七家……最后只剩下一家独唱。

不打破这条清规戒律，是很难保证各家都能顺利地拿出著作来长期地“争鸣”的。即使哪一家真有顽强的意志，可以仿春秋战国各家去刻书、漆书，而大量的刻字刀、竹板 and 上等漆，也未必那样容易得到。因此，那些著作也就无法传出去“争鸣”。

这种风气目前并没有彻底打破。我这小小的呼声看来还不是多余的。

【原载 1956 年 6 月 17 日《人民日报》】

“高低贵贱”论

《人民日报》载：“中共青岛市委机关日间托儿所办了两个，一个收托负责干部的孩子，一个收托一般干部的孩子。”对待两个托儿所的孩子照顾完全不一样。于是作者质问道：“新中国的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要在他们中间划出高低贵贱的等级呢？青岛市委机关主管托儿所的同志应该挖一挖自己的思想深处究竟埋藏着什么东西？”

这是一挖即出的。他的思想深处埋藏着封建的等级观念的残余。

岂止如此么？

其实，“主管托儿所”的那位同志，权力也是有限的，至多只能在托儿所的孩子中间划出高低贵贱的等级”而已。他并非“等级”论的创造者。

先有人自封自己的孩子为“高贵”，然后，有关的“主管”人才锦上添花地给孩子划“高低贵贱”的等级，从此大大小小的事情才涂上“等级”色彩。否则，怎会如此顺利？

在北京一个中学的家长会上，有一位“负责干部的孩子”的家长傲慢地说：“高干的孩子应该同一般的孩子两



样看待。”学校当局点头默认，其他家长听了虽觉十分刺耳，但也未表示什么意见。至于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以示“高贵”的行为，虽也不断有人批评，但至今并未完全绝迹。

然而，要求把自己的孩子当作“高贵”者加以教育，未必能教育成真正高贵的人。因为，这种“高贵”论本身，在今天是并不高贵的。岂止是不高贵，简直是卑下得很。

封建皇帝、贵族是等级制度的创造者，他们自命“高贵”，把子孙当作“高贵”者加以特殊的教育。结果呢，从其“高贵”、“等级”的地位看，是“一代不如一代”，“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败家子”层出不穷。

这是历史的事实。不愿同一般人共甘苦的“高贵”论者，十分需要在这事实面前冷静一下。

【原载 1956 年 7 月 6 日《人民日报》】

渐入净化境

——文苑三舍外揣古

上海、北京的出版社出版了很多经过整理删节的古典文艺作品。有的整理本很好，给人种种方便；有的简直糟透了，捧新书难知其原来的内容是什么样子。《说岳全传》里的大鹏金翅鸟的传说，以迷信为由被删去；《三侠五义》里艾虎的老婆被整得还剩一个，理由是不合一夫一妻制；《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在“与故事情节无关”的标准下被删去；一些评话、小说、民歌、俗曲被删改得肢体不全。删之不足，又以个人的想象加以增补，企图使之尽量合乎现代化的要求。

宗教家相信人类的精神需要经过洗涤才能圣洁。圣洁固然理想，可惜没有人间烟火味。而在一些古典文艺作品的整理者看来，这些作品也还不合乎理想中的圣洁标准，需要一番洗涤，否则读者看了就会效书而行之，崇奉阴阳五行、生死轮回，烧香、磕头拜神灵，娶几个老婆，白日贪淫，夜晚闹鬼。于是经过洗涤，一些古典文艺作品就渐入净化境。

群众（指整理者以外的人）啊，你们在文艺的王国里，被整理者看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是



最容易感染坏东西的“浊物”。他们是大慈大悲超渡你们的活神仙。

历史有自己的面目，历史现代化了，也就没有了历史。古典文艺作品既是写的古人古事，很难用挖挖补补的办法变成今人今事。我相信“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相信彼此一时。艾虎的老婆固然可以按照婚姻法整理得只剩一个，但艾虎究竟还是古代人，《三侠五义》写的还是古代事，怎能彻底现代化。

古典现代化，实乃白费心机。比如《水浒全传》，如要现代化，除非改投降为胜利，忠义堂按选举法改成代表大会，在梁山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成立农业、渔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兵役法、婚姻法等等。但这样也还是不彻底，梁山英雄使用的武器究竟还是那十八般笨家伙，而不是坦克、军舰、喷气式飞机、火箭，男英雄没穿干部服，女英雄也没穿“布拉吉”、高跟鞋之类。

我的意思并非主张复古、拥护“国粹”，凡是古的一切都好，动不得，而是说应着重在校勘、注释方面，作品本身要保持原样，不要凭自己的好恶乱删。只有如此，才能看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和作家本人的全貌，才是真正对前人的尊重。同时，现在古典文学研究者大量增加，供研究的版本由于种种原因，还难以满足迫切的需要，只好求其次而读通行本。这也是整理者理应看到的一个事实。如果一味地删、删、删下去，经过一个历史时期，还要再整再



删,中国的古典文艺作品很难留下什么。而整理的结果也只能是肢解了作品、美化了历史、混淆了古今。读者读了这经过洗涤而净化了的书,可能会奇怪地问:既然古代现代的人和事都一样,为什么还要革命呢?我想,整理者很难回答这一问题。

据专家说,谈古典文学问题的第一步是有可靠的版本。我不是藏书家,也很难从号称中国第几的图书馆借到善本书,当然不敢去考订这些整理本的好坏,只能主观地揣测一下,所以这短文应属于文苑三舍外的“海派”之谈。可是就在这一揣之间,我也敢说这种整理文学遗产的方法和态度是反历史主义的。

【原载 1956 年 12 月号《新港》】